

镜子

THE
镜子

MIRROR

王——

著

镜子

当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
自己也正看着你

当你背对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
自己又在做什么？



四川文艺出版社

镜子

王

—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子 / 王一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11-4942-9

I . ①镜…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3360 号

JING ZI

镜 子

王 一 著

策 划 周 轶
责任编辑 王筠竹
封面设计 毛 木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42-9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致镜子中的自己

愿苍老的只是容颜，心灵永不蒙尘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失踪的孩子	_001
第二章 寻 子	_023
第三章 回 忆	_041
第四章 命 运	_059
第五章 十五年前的失踪案	_077
第六章 重返案发地	_095
第七章 迷雾重重	_113

第八章 王鸣鹃的设想	_133
第九章 刘青山的世界	_151
第十章 选 择	_167
第十一章 奇怪的病人	_189
第十二章 信 任	_209
第十三章 日 记	_227
第十四章 长不大的孩子	_251
第十五章 王鸣鹃的世界	_267

第一章 失踪的孩子

==

==

==

=
=
=

分不清是早上还是中午，
昏黄色的天空一直死死地罩住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城镇，
仿佛要把生活在里面的人活活憋死。

=
=
=

刘青山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指向八点了，他敲了敲儿子的房门，喊了声：“刘夏，快起来吧，我要上班去了。早餐已经做好了，再不吃该凉了。”他把耳朵靠在儿子房门上听了听，儿子似乎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刘青山回到厨房用纱罩把粥和油条盖上，还有一碟咸菜。粥是刘青山起来煮的，油条是楼下买的，他看了看表，还有点时间，就静静地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等着。大约过了十分钟，他摇摇头，轻轻地把门带上，下楼走了。

从刘青山家走到他的单位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他从自家小区穿出来，穿过马路往县城外方向走，下了主路，有一段曾经是柏油路，现今却是年久失修已经开始露出路基的石子路。两旁是浓密的庄稼。风吹的时候瑟瑟作响，刘青山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条路，夏天庄稼特别高的时候，他还是觉得有些吓人。

洛县玻璃制品厂的木质招牌斜斜地挂在大门两侧的水泥柱上，字迹已经开始有些斑驳，大门的铁锁也已经生锈了，刘青山想不起来上一次有车开进来是什么时候了。平时进进出出都从收发室旁边的小门进出。他跟看门的老林打了个招呼，直奔办公室。老林是个哑巴，整天阴沉着脸，眼睛无神，看人的时候似乎总在看你的身后，焦点不在你的脸上。老林言语不多，在玻璃厂当门卫已经有些年头了，由于交流不方便，刘青山基本上没跟他有过任何交集。他人长得高大，脸上很少有笑容，可想而知，这样的人并不招人待见。

老林的窗子从来都是半开半闭的，方便投递员给信，也方便他把报纸杂志信件递给路过的员工。刘青山从窗台上拿下来一份报纸，他不知道老林认不认字，反正现在厂里有文字的资料基本都是给他的。刘青山在这个厂子已经工作了快二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刚上班的时候，父亲刘永住也在厂里，那时候还是玻璃制品厂的繁华时期，厂里员工上百人，订单应接不暇，厂里的产品也多种多样，从生活用的小

镜子，到梳妆台镜子，再到那种硕大的雕花镜，一米五高一米宽，几乎是新人结婚必买的东西，还有些学校用的玻璃仪器，光学三棱镜等等。那时候厂里效益好，除了厂房，还盖了一栋八层高的办公楼，这在当时绝无仅有，而且还配备了两架电梯，不少人都把那当成县里观光旅游的地方，至少那是县里唯一能坐电梯的地方。可惜好景不长，市场经济发展了，玻璃厂的生意渐渐开始没落，厂里的人也越来越少，靠着政府拨款勉强度日。这让曾经踌躇满志的刘青山顿时觉得前程渺渺，不过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期待有个好厂长能让这厂子起死回生，恢复往日繁华的景象，自己也可以大展抱负。不过厂长已经个把月不露面，整栋办公大楼里面几乎就剩下刘青山一个人了，只有八楼还留作厂长办公室和技术员办公室，其他的楼层基本上要么就是空闲，要么就是当作储物间了。除了办公楼，还有上千平方米的厂房，如今就剩下三五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年轻人有能耐的早都走了，这些工人每天就是打打扑克，生产加工设备早就落了一层尘土。

刘青山觉得自己似乎有点强迫症，他归结于自己这几年实在太闲了，以至于没事就打量自己的办公室，有哪点不顺眼的地方自己都要想着法变过来。他在办公桌对面放了一块镜子，这是他当年参加工作后制作的第一块，虽然有瑕疵，可是他认为有纪念意义。镜子的周围那种暗黄色的木框，现在早已经找不到了。他每天到单位必然要擦擦这块镜子。有一次

刘夏来办公室玩，男孩子调皮，十分钟之内就把父亲的办公室翻了个底儿朝天，刘青山从来不批评儿子，那次狠狠地揍了儿子一顿。

进了办公室，刘青山把书架上那些本就一尘不染的相框和奖状又简单地擦拭了一遍。给自己倒了杯水，他站在窗边，一边喝一边看着远处。刘青山家住县城郊区，站在自家五楼的南面阳台上可以看到县里全貌，站在北面的阳台上，看到的都是县城外面的庄稼地。庄稼地的中间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围起来的地方，显得特别突兀，那就是刘青山的工作单位。所以刘青山站在自己的办公室窗前，也能看到自家的北阳台，他看到远处自家窗子上亮了一下，有点刺眼，知道是刘夏起床了，他总喜欢一边吃早饭一边站在阳台上往外看。

想到刘夏，刘青山忍不住叹了口气，儿子刚好到了叛逆期，不怎么听话，一不乐意倔脾气就上来，几天不跟刘青山说话。放暑假这些天，看别的同学都有游戏机，他也嚷着要，刘青山对儿子的教育一向严厉，认为那肯定是影响学习的事情，所以坚决反对。刘夏看父亲这么坚定也没办法，只好扭着，基本上都是等刘青山走了才起床。刘青山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他知道儿子还是比较理智的，过一段时间自己想清楚就好了。

刘青山觉得百无聊赖，整栋楼里安安静静的，甚至有人从一楼进了大厅，他都能从八楼听见。他盯着自己办公桌前

的镜子，看着自己眼角那已经很明显的皱纹，有些疑惑。自己每天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这样的生活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长时间没有任何业务，厂长几个月都不露一次面，厂里人都说厂长只不过是来挂职的，厂子死活根本不担心，反正国家养着，厂长自己还有别的营生。所以每天喝茶看报纸就成了刘青山的主要工作。他似乎对自己死气沉沉的生活早已经失去了希望，唯一的寄托，大概就是自己的儿子。就像这些天越来越阴暗的天空一样，有时候都分不清是早上还是中午，昏黄色的天空一直死死地罩住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城镇，仿佛要把生活在里面的人活活憋死。偶尔看见太阳，也是那么微亮的一片，看不出圆形的轮廓。儿子就像是远处自己家里那闪耀了一下的光点儿，让他还能提起兴趣望着远方。

他百无聊赖地拿起报纸，打开背面看着天气预报，写着洛县地区晴。他早就不相信天气预报了，他觉得天空昏暗的样子怎么能是晴天呢？反正天气预报也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他就当笑话来看，省气象预报的人工作真好干，蒙对了就对了，蒙不对也没事，就以天气预报并非百分之百准确为借口搪塞过去了。而且似乎也没人追究天气预报的准确性。

儿子最爱吃自己做的红烧鲫鱼。下班后，刘青山拐到县里的菜市场买了条鱼，想缓解父子间紧张的气氛。到了家后，他发现餐桌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我去杨

晓宇家了，今天不回来了，你不用等我了。”杨晓宇是刘夏同班同学，两个人从幼儿园就同学，一直是好朋友。刘青山失望地看着手里已经清理好的新鲜的鱼，犹豫了一下，不情愿地放到了冰箱上层冷冻起来。他看了看桌子上儿子吃剩的饭菜，也懒得热了，半根油条是儿子吃剩的，闻了闻还没坏，就着咸菜就吃了。

刘青山想给杨晓宇家打个电话，拿起电话来，又犹豫了一下，怕儿子不接或者被杨晓宇家知道儿子跟自己闹矛盾有点不好意思。想想反正儿子经常去，应该也没什么事情。县城不大，杨晓宇家离刘夏家大概走路也就不到半个小时，杨晓宇有时候也来刘夏这里过夜。刘青山靠在沙发上看电视，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的刘青山做了个噩梦，梦见在一个空旷陌生的地方，自己拼命地奔跑，儿子的身影就在前面，可是自己怎么追也追不上，一不小心自己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刘青山一下子就醒了过来。他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过了十二点，电视上已经没节目了，都是雪花。刘青山看电视的时候天还亮着，也没开灯，现在屋里漆黑一片，就剩下电视机的噪声，忽明忽暗的光线映在他的脸上，眼睛一阵阵刺痛。他实在懒得起来，挣扎了许久才晃晃悠悠站起来。然而，就在走近电视机的瞬间，他透过电视机的反光，觉得好像有个人站在自己身后，激灵了一下，回头看去，什么人也没有。他关了电

视机，开了灯，屋里屋外安静得要命，甚至能听到灯管的电流声。他觉得自己最近精神不太好，或许是单位的事情想得太多了，或许是儿子也让自己操心。有时候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打着哈欠，上了趟厕所，又喝了口水，回到卧室努力地让自己入睡。

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习惯性地蹑手蹑脚起床，进厨房做饭，看到儿子留的条子才想起来刘夏昨晚不在家。也不知道刘夏身上带没带零钱，不知道杨晓宇家早饭是不是随便对付。孩子渐渐大了，已经不是那个原来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小不点儿了，他觉得自己对儿子的掌控正在一点点失去，就像手里紧紧握住的一把沙子，虽然手里还有，可是能感觉到它正在指缝之间一点点流逝。

不用照顾儿子，他比平时提前了半个小时出门。到厂门口的时候，老林已经在收发室了。在刘青山的印象中，老林似乎从来没离开过收发室，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家里还有谁。他也懒得多想，径直穿过大门旁边的人行小门。不知道老林能不能听见自己说什么，他知道有些哑巴是因为耳聋才哑，其实嗓子是好的，有些人本来可以说话，但是后天受伤就不能再说了，却听得见。他还是下意识的嘴里嘟囔了一句“早啊！”老林的脸色依然像这天空一样阴暗，刘青山看不到老林的眼珠子转，仿佛死死地盯着自己身后的某一个地方。刘青山已经习惯了老林这样的表情，不过他转头的时候

似乎从余光里面看到老林有些诡异地笑了一下。他不知道老林以前一直这样只是自己没注意到，还是今天才这样，他拿了报纸，脚步稍微迟疑了一下，继续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刘青山的办公室在八楼。两部老式电梯面对面，电梯里面都镶着玻璃镜。其中一部已经停运，要启动的话需要钥匙。他按下电梯旁边向上的按钮后，就那么等着。等了好一会儿，叮的一声，身后的电梯门开了，是平时停用的那一部，那里面似乎灰尘很多，还有股发霉的味道，只有走进电梯正对面的玻璃镜子还算干净。他又恨恨地按了两下，希望自己平时用的那部电梯下来，不过作为技术员他多少明白，同一楼层已经有一部电梯停着了，另外一部是不会下来的。

他有些不情愿地走了进去，按下数字8。他是个比较容易较真的人，心里还有些纳闷，平时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用电梯，昨天走了之后电梯应该停在一楼，停用的那部电梯也只能锁在一楼，可是今天等了这么久，电梯一定是从八楼下来的。按说，自己要是按了按钮，应该是离自己最近的一部下来，难道两部电梯都停在八楼？他止不住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他想自己有钥匙，老林也有钥匙，这肯定是老林打开的，不知道老林这家伙搞什么鬼。

出电梯的时候，他留了个心眼，用钥匙把电梯拧到维护那一栏，这样电梯就敞开着门停在八楼，他想看看另外一部电梯停在几楼，于是又按了按向下的按钮，果然对面的电梯

门一下子就打开了。这证实了两部电梯都停在八楼的猜想是正确的，两部电梯面对面，门都开着，电梯里面两面大大的玻璃也互相照着，刘青山看着两面镜子里面互相映出来的无限的倒影，自己的影像一点点缩小，最后终结在一个点，他既可以看到自己的正脸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背影，这是个挺奇妙的感觉。

他想起自己以前给刘夏解释过。刘夏小的时候得天独厚地拥有很多别的孩子羡慕的玻璃玩具，就因为刘青山在玻璃制品厂，他可以带回家一些三棱镜，在墙上折射出彩虹，还有些晶莹剔透的玻璃丝，好像水滴向下滴的瞬间被凝固了一样，当然还有玻璃房子，四面都是反光镜。刘夏很喜欢，他觉得在那里似乎整个世界都被无限放大，不知道有多少层。他跟刘夏说：“一面镜子只能照出来一个自己，可是两面镜子呢？”刘夏说：“当然是两个自己了。”刘青山摇摇头：“两面镜子要是互相照射的话，可以照出来无限多个自己，左面的镜子里有你的影子，右面镜子里也有你的影子，可是左面的镜子又会把右面的镜子里面的影子再次映射出来，右面的镜子又同样会把左面镜子里的影子照射出来，这样下去无穷无尽。”儿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刘青山想想那时候的儿子还是很听话的，一不留神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他感叹着转身进了办公室。刘青山把手里的报纸平平整整地放到桌子上，回身倒了杯水，心里感慨，说